枝头天籁(国画) 张月成

散文

静美的树

张儒学

在乡间，树总是伫立在山间或田野，给人以静静的美、淡然的美。

我每次回乡下老家，总要去山间地头转转，到处都能看到树的身影，就像时时看到在地里耕种的山里人一样。树在村庄里就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映衬出村庄的美，更像山里的守护神，默默地守望着田野，守望着希望与梦想。只要悄悄地走近它们，就能感受到田野的空旷，就能呼吸到泥土的芬芳，就能体味到收获的殷实。

那些树，不管是高高地矗立于山间，或默默地伫立于田边地头，都总是默默地迎着暖暖的阳光，就像常年在乡间劳作的山里人一样，早出晚归过着平静而自然的生活。树在乡间简直是太平凡而普通，却构成了乡间独特的风景。远远看去树就像一幅画，朦胧得让人联想，清晰得让人赞叹。近看树更像一个人，站得笔直，和蔼可亲，容光焕发，给人以温暖和力量。那些高低不一，大小各异的树，或参天耸立，或静默不语，显示出它们独特的魅力。

树十分热爱生它养它的那片土地，不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不梦想虚无缥缈的浪漫，只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生活。不管是生活在贫乏的土地上，或生长在乱石堆夹缝中，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坚强。总在春秋的交替，年复一年的自然规律中，顽强地生长。记得我家院里有一棵树，在吹大风时被风拦腰吹断，爷爷心疼地连声叹息。有一天，我发现从树的断处又长出新芽，赶忙跑回去告诉爷爷，爷爷高兴地说："别看这小小的新芽，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果然，好多年过去了，那新芽真长成了大树。

山里的树就这样静静地生长着，默默地经受着风吹雨打。在严冬时仿佛看上去还是光秃秃的枝条上，只要春风一吹，便迫不及待地冒出芽包来，随着一场春雨的润养，小小的芽包变成了一片片新叶。仿佛春天就从树上一下子蹦了下来，在山间、在田边、在地头，欢笑着、呼喊着、歌唱着，于是，满地的草，便"唰"的一下子从土里钻出来，飞舞着绿色的旗帜，大地上便传来人们播种的欢声笑语。

在夏天，树更是受到人们的喜欢。清晨，仿佛树上的叶子最绿，在那绿油油的叶子上还晃动着露珠，小鸟在枝头唱着美妙的歌，人们迎着凉爽的晨风，下地干活，心情却格外的舒畅。上午，太阳从山那边照射而来，但因为树的遮挡一点也不感觉到热，因为树顶着烈日的暴晒，为人们带来一大片荫凉。下午太阳偏西后，晚风吹拂，树叶轻轻摆动，人们在干了一阵子后，累了，也满头大汗，就一屁股坐在树下，立即感觉到清爽和凉快。夜幕降临，有树的地方就变得更加热闹了，人们坐在树下乘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也有小孩在树下玩耍、嬉戏……在明净的月光下，树变得更加美丽而神秘。

在秋天，人们在为收获而忙碌时，树也沉浸在人们的欢乐与喜悦中。那些树总是在风中跳跃，千姿百态的树叶竞相展示着成熟的风韵。树的叶子，有的金黄，有的青绿，还有的黄绿相间。那颜色，无论多么高明的画家，也描绘不出如此绚丽，如此斑斓的色彩。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那飞舞的叶片，更是闪闪烁烁地发亮，像金子一样耀眼。虽然，忙碌的人们因为忙于农活，而忘了那些树，但它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歌唱秋天，歌唱收获。那红的蓝的紫的绿的色彩，总把人们带进梦幻之中。这时，有人便在这些树下悠闲地坐坐，闭闭双眼也十分惬意；有恋人在树下亲吻拥抱，却十分幸福甜蜜；也有人在明净的月光下，对着那棵树倾诉心中那难以表达的爱意……树因此也变得有了感情，或悠闲，或幸福，或缠绵……

又是冬天，我再一次回到乡下老家，仍习惯性去到山间地头转转。虽然寒冷，霜雪覆盖，但看见那些树却傲然挺立，以不屈的身躯和坚强的信念去迎接寒风、迎接霜冻。想着那些曾经开得鲜红艳丽的花早已不见踪影，看见那些青青草早已枯去，心中不免对树产生一种敬意。这时，我情不自禁地走到那树下，在树下久久驻足，仿佛听到了它们的心跳，感受到了它们的体温。在天寒地冻的大地上，树虽然默默无语，但它们的身体里内心里，蕴藏着火热的强烈的生命力，饱含着对阳光对大地无限的感恩之情。

于是，我真正感受到了树的乐观，树的淡然，树的伟大。因为不管是在山间或者田边地头，那些树都挺拔着身躯，尽显巍峨与刚毅！

乡彩眼睛

海鱼原来不是咸的

阮直

笔者这辈子没想到与海结缘，我的出生之地也是个"海"，是瀚海。这个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地方在科尔沁草原东南的边缘，这片草原有40000多平方公里，有十几个北海市的面积大，这么大面积的草原在世界也算是大草原了。

小时候我没有海的概念，60年代中期，经历了"大跃进"惨痛之后的国民经济刚刚复苏，有一年老爸所在的工厂春节搞福利，每个职工分了两条带鱼，这可是我们家乡人的稀世之宝，好多要退休了的老职工半辈子都没吃过带鱼。就是那次分带鱼，我老爸的虚荣心也借机得到了大大的满足。

那年春节，全厂200多职工都分到两条带鱼，可带鱼究竟咋个吃法最可口，很多人不知道，于是他们想到了我的老爸。我老爸在工厂是主管人事与劳动工资的，工厂的技术骨干来自全国各地，对那些即将提拔和发展入党的人员要调查他们过去的历史与社会关系，所以我的老爸也就有了走南闯北的机会，他见过大海，他也吃过带鱼。

可我的老爸也仅仅是吃过带鱼，没烹饪过带鱼，可逮住这显摆的机会，老爸也就不客气了，自信满满地说："带鱼炖粉条呀！可不要放盐呀，海鱼都是咸的。"于是全厂200多个职工的家庭足足有一半在那一年春节吃的是"带鱼炖粉条"。由猪肉炖粉条演变的带鱼炖粉条的做法在若干年之后，厂里的人才知道，我老爸他也从没吃过。这个吃法事实证明是带鱼做法中最不好吃的吃法，可当年就没人抱怨过我的老爸"瞎指点"。那时带鱼就是炖白菜它也好吃呀，因为它是鱼，它是海鱼。从此以后，我就认定，大海里的鱼要属带鱼最好吃。

那一年，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吃了带鱼，由此，老爸也开始对我们兄弟几人进行了一次次关于大海知识的普及。原来这大海比草原大，全中国的草原加起来不如一个南海大，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地方不是草原是大海，就连草原上最大的骆驼也无法与大海里的鲸鱼相比，大海里的巨轮是可以让火车开上去的。

带鱼让我知道了大海，大海让我知道了浩瀚，浩瀚让我知道了无涯，无涯让我向往了神秘，从此我对大海就如醉如痴了。

说来也巧，我这个从没在沿海的滩涂上留下过足迹的草原人，却把稿子寄到了《北海日报》社文部主任刘海贤的手中，那时他组建了北海市的杂文学会，那年我在内蒙古兴安盟也干了和他一样的事儿。于是我们就有了联系。两年之后的1993年，我终于有了机会在刘海贤的召唤下，跨黄河，越长江，一脚落足北部湾。

到了北海的第一天，刘海贤设家宴为我这草原汉子接风洗尘，有虾有蟹、有海鱼，但就是没有带鱼。味道有点淡儿，但很君子！

后来我才知道，大海里的鱼种类是比草原上花草的种类还繁多的，带鱼在北海人的餐桌上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根肠子的带鱼因为不易变腐，再经过腌制、冰冻就可以保存长久，运到草原上。

如今，我在大海边生活了22年，已经是享受退休待遇的老汉了。每天呼吸的湿漉漉空气中若少了海腥味，就好像菜里没放盐。我虽然不常去海边，但我知道我是在海边居住的居民，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老爸相比，我是"后浪"了。他不过是看过大海的人，一个看过大海的人就有胆量指导他人吃带鱼，我虽说远庖丁，但是每每有朋自草原来，我也会做上几样鱼鳖虾蟹招待大家，但一定不能少了一道菜——红烧带鱼，但绝对不"咸"了，因为带鱼原本是淡的，可我在来北海之前还以为海鱼都是咸的呢，包括鲸鱼。看来生命尚在，就不进盐味，即便从出生就在咸水里泡着。

两条带鱼，结成了我的海之情结，这都不是我的故意！

女范 巾帼英

爱在唐朝

付秀宏

感谢有唐诗，感谢有爱情，让我们活得很有感觉。

爱的感觉正流淌，从字迹中间来，或已流成长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发源于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也发源于唐诗。唐诗是刮过风的屋居，爱是风铃生出嫩芽的眼睛。如同蒲公英的小毛毛，落在我们心尖尖。

《唐诗三百首》里有三首诗写的是爱情，标题叫《长干行》。其中两首是崔颢写的，两首诗都是五言绝句：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后一首也是四句话，是这个男子回答这个姑娘：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就这么两首，一问一答。姑娘问四句，小伙答四句，非常朴素，也没明确地说什么故事。但诗人对爱情的冲动，男女之间略带有几分羞涩的表达，都写得相当好。

另外一首《长干行》，是一首五言古诗，它一共有30句，是鼎鼎大名李白写的。故事虽简单，诗却写得柔肠寸断。它以一个女孩的抒情口吻来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两个成语，都是从这首诗中发明出的。这首诗描写的爱情虽和崔颢一样质朴，但已经似长江一样跌宕起伏，其优美情韵和意蕴流长却远胜崔颢。

同时唐朝的李商隐爱情诗，就完全不一样了，非常朦胧，非常惆怅。他主要写相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又喜欢写相思苦，爱了但不能实现，受相思煎熬，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代还有一个名叫薛涛的女子，也写爱情。她写了一组《柳絮咏》，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

诗中处处摇荡着多情常被无情恼的况味，像写失恋……二月杨花荡人衣，去踪难料，飘忽恼人，而阴晴不定的爱情——"惹"心中生成欢、愁的涟漪无数。一个"惹"字，引万般情缕缠绕在心头，飘忽在眼帘；一个"惹"字，春梦破碎似成被夺的城郭，只能回忆不能聚首哦。

唐诗中描写爱情的诗篇，都美到骨子里了。不管是笑的、苦的、愁的，像一幅幅画。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新书架

《英美好节目：品味西方电视文化》

祝玉婷

本书从全球电视产业发展的视角出发，以专业电视人的眼光与头脑，全面系统地深入介绍英美主流电视节目模式，解析当今的电视节目潮流，分析当前流行的电视节目形态模式及电视业界的运行机制和电视理念。本书选择全球近年来热播和较有影响力的40个节目模式进行研究，收集了一批有代表性并获得成功的优秀电视节目，包括脱口秀类、真人秀类、民生类、新闻类、游戏类、科教类和儿童类等节目种类。除了对电视节目模式创意及制作的介绍之外，还结合近一两年的最新剧集对经典节目模式类型加以解析和评论，并对电视节目模式的营销、跨国流动与节目模式本土化改造进行深入分析。有些案例涉及中国观众所熟知的外国经典节目的中国化改造等。

《英美好节目》对英美诸多的经典电视节目既有全景式地考察，也有独到的分析，不仅是媒体界业内人士提高专业技能、全面了解英美节目的利器，更是普通文娱节目爱好者的最佳读本，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清泉人家(国画) 张秀华

小说

收获

李培俊

姚耕烟那块地三分多点，种的是玉米。眼下，玉米一人多深了，荷锄进去，人便只露出头发梢，黑黑的，像湖桥水库里若隐若现的鱼脊背。整整一天，姚耕烟把自己埋在玉米棵里，身后，是锄得松软细碎的虚土，那土湿湿的，散发着淡淡的粪肥腥味。

下午3点，玉米锄完，姚耕烟走出玉米棵，锄头往田埂上一撂，一屁股坐了上去。爹把毛巾扔给姚耕烟，说，你不是要赶回县里吗？趁早起身吧。姚耕烟扯过爹肩上搭着的烟袋，美美地吸了一气，才说，爹，这块地，以后我恐怕种不成了。

为啥？爹问。姚耕烟说，人家不是调到县里了嘛，远了嘛，没法种了嘛。爹说，不行，我不管你调到哪里，地不种是不行的。爹说，这么多年了，你小子还是没明白我为啥让你种地？姚耕烟说，你也太小看你儿子了，你那点心思了，我早明镜一样了。

姚耕烟刚刚当上乡长，爹从责任田里划出三分，交给姚耕烟种。爹说，要说，屁股大一片地，我少歇会啥都有了，用不着你伸手，可我非要你种不可。明白爹的意思吗？

爹还说，这块地就是风筝线，系着你小子呢，你飞得再高，小绳一抖，就把你拉回来了。

当时，姚耕烟不明白爹是啥意思，不就三分地嘛，不就犁犁耙耙、播种施肥、收割晒打嘛，啥风筝不风筝的，说得那么玄乎。

种了几年，姚耕烟还真和那块地有了感情。那次，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会期三天。他人在宾馆蹲着，一颗心却在玉米地里。那时，姚耕烟已是乡党委书记，县长和他开惯了玩笑，见他坐立不安的样子，打趣说，姚书记不是瞒着弟妹弄了面彩旗吧？姚耕烟笑笑，说，你县长还家里红旗不倒呢，我哪敢让彩旗乱飘呀。我是让那几分地揪着心呢。

爹这人向来说话算话，把地交给姚耕烟就再也没有管过。姚耕烟随团到江浙考察，一去就是半个月。返回火车上，姚耕烟还想，爹老说不管那块地，这回看他管不管，总不能看着荒草把苗吃了吧。来到地头一看，见草不见苗，三分地成了一片荒坡。

姚耕烟顿时火冒三丈，说，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明知道我出差了，你就不能帮着锄一下？

爹说，这块地是你种还是我种？谁的难谁作，谁的屁股谁擦，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姚耕烟种地从来不重茬，庄稼营养各有所需，重茬就要减产。今年种玉米，明年种谷子，到了后年，便改种黄豆。种地的滋味自然不好受，春种夏管，一身泥水一身汗，累得腰疼脖子歪。可到了收获季节，每掰下一穗沉甸甸的玉米，每割下一把焦黄的麦子，腰虽疼着，酸着，心里却像吞了一口蜜，连头发梢都是甜丝丝的。

后来，姚耕烟当了市委书记，事多得老鼻子了，爹才把这块地收回。

上任没几天，姚耕烟从郊区要来一块地，分给7个常委，每人三分。市长不解，全市几百万人口，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哪件事不比种地重要？私下里，市长对姚耕烟说，伙计，种地的事是不是算了？姚耕烟说，为什么要算了？种吧，种个三两年，大家就什么都明白了。那就种吧，书记都在泥水里跳着呢，咱算哪根葱呀。

一天，市长来找姚耕烟，一进门，气哼哼地把本子撂到写字台上，说，姚书记，这些农民也太不像话了，征地款付过了，安置款也给了，可那些农民硬是不让项目部进驻，你说气人不气人！姚耕烟一听就知道说的哪码事，盯着市长看了半天，才说，伙计，你把项目的事先放下，先说说，你那三分地种了吗？市长说，种了呀，怎么没种呢。

你没种！姚耕烟说，你老弟给我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不是？你那地是秘书们代劳的吧？市长一愣：你姚书记神了啊，谁打的小报告？姚耕烟说，没人打什么小报告，是你身上那股味道告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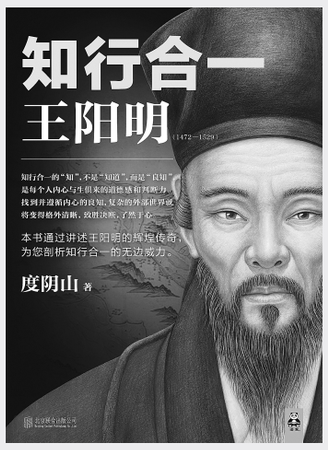
味道？什么味道？

姚耕烟说，这味道其实是一种态度，种地的人，脚下是泥土，鼻孔里是粪味，和他们的味就近了几分，哪有这么议论农民的？走，到地里看看去！这会儿小麦黄梢了，该浇灌浆水了。

项目用地离常委们的责任田不远，姚耕烟说，老弟，咱这块地是2亩多点，一季麦子收多少？2000斤没问题吧，那片项目用地呢，却是700亩啊，这下明白了吧？

市长说，明白了，那就等收了麦再动工吧。

连载



少年王阳明的幸福生活

对于大明帝国第八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来说，1472年绝对不是个好年头。鞑靼（明朝时由也速迭儿开始，最终由达延汗统一的东部蒙古）从年初到年末持续不断地攻击帝国北疆；大运河因为干旱而枯竭，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食只能走遥远而艰险的海路；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政府军接二连三地惨败；苏州发生洪灾，两万余人被冲进大海成了鱼虾的美食。朱见深和他的政府焦头烂额。

但对于浙江余姚王华家来说，1472年是个非常好的年头。因为就在本年九月三十，王华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多年以后的王阳明。

王阳明早慧，四岁之前，他就把爷爷王天叙经常朗诵的书籍内容全部烂熟在胸。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生性活泼、顽皮好动，有一种惹人发火的好奇心。当他四岁开口说话后，总是把王天叙追问得走投无路。同时，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刻苦钻研的心。七八岁时，他迷上了中国象棋，很快就把自己沉浸到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了。

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和别人玩象棋，就是在去和别人玩象棋的路上。吃饭时，他身边摆着棋谱，睡觉时，他枕边摆着棋谱，即使洗澡时，他的木桶旁边也摆着棋谱。最疯狂时，他废寝忘食，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很多儒家经典要读。

他的父亲王华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他："你整天鼓捣这种'小技'，是违背圣人的教诲。"

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我正是在遵循圣人的教诲啊。"

王华冷笑："你老子我是秀才，圣人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圣人让人鼓捣象棋的话？"

王阳明摇头晃脑地说："您说象棋是'小技'，但孔夫子说过，即使是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虽小技，必有可观者焉）。这不是告诉人们，可以钻研象棋这种小技吗？"

王华被气得胡子抖了两下，说："你断章取义的功夫还真不错。孔夫子这句话下面还有句话，你可记得？"

王阳明当然记得，但他摇头。

王华冷笑："真是学艺不精。孔夫子下面的话是：但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影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艺（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王阳明假装恍然大悟："孔夫子是个性情活泼的人，他肯定支持人钻研小技。后面那句话大概是后人加上去的，应该不是孔子的话。"

王华的胡子又抖了起来。

王阳明的母亲没有闲工夫和他斗嘴皮子，索性趁他睡觉时把他的象棋扔到了水里。小王阳明悲痛不已，还做了首诗来描述象棋的"凄惨"命运："象棋在于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溺水同时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和川逐浪流；炮响声音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这并未摧折王阳明喜欢钻研的心，他很快就把象棋的事忘到脑后，又一头钻到了道教的养生术里。

父亲王华再次吹胡子瞪眼，母亲严肃地站在了王阳明面前。王阳明只好乖乖地将关于养生术的书籍束之高阁，但只要父母不注意，他就会像做贼一样偷偷地阅读。好在他很快就从养生术中走了出来，又开始舞枪弄棒。

王华看着这个孩子，唉声叹气。唯一支持王阳明"为所欲为"的只有他的爷爷王天叙。这是位和蔼的老人，饱读诗书思想开放，允许年轻人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正是在王天叙的保护下，王阳明才充实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少年生活。

"何谓第一等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王阳明的心越来越野，越来越让当时的人不能接受。1482年，王阳明的父亲高中状元在北京获取官职。十一岁的王阳明和爷爷王天叙从浙江余姚前往北京。途经镇江时，王天叙被他在镇江的诗友挽留，一行人游览金山寺。

游玩进入高潮时，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名作诗。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王阳明已挥笔而就，这首诗是这样的："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天叙扬扬得意地把孙子的诗传给众人看，这些诗友们啧啧称奇。但有几人打翻了醋坛子，议论说，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所作，必是王天叙代作，以显示他孙子的超人才华。王天叙显然听到了这样的议论，为了证明他孙子的确有超人的才华，就让他们给王阳明命题。

有人就指着金山寺的"蔽月山房"景点说："作一首如何？"

王阳明毫不谦虚，点头。

有人要拿笔墨纸砚给王阳明，王阳明拒绝说："不必。"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他已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圆。"

对诗歌稍有欣赏力的人就能发现，这首诗语言虽然清新平凡，却呈现了一种非凡的艺术观念，它的美几乎是浑然天成。

即使那些醋坛子也不得不发自肺腑地称赞，这真是一首好诗。可王阳明却发出一声青涩的冷笑，说道："文章小事，何足挂齿！"

众人大惊。这些人一致认为，王阳明要么是在玩清高，要么就是疯了，文章怎么是小事？在大明帝国，文章是能获取高官厚禄的头等大事，作为知识分子，文章差不多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如果文章是小事，那王阳明心中的大事还能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一年后有了答案。

1483年，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问，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一会儿，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的"第一等事"一样，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学，通过八股考试，进入仕途为毕生理想。

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后对着王阳明摇头："孩子，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